

牧野流星

梁羽生著

(五)

2843



香港 德興 書局 出版



梁羽生

牧野流星



五

五

著者：梁 羽 生

出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九集)

第三十三回

冰湖幸免沉冤掩
雪嶺奇逢異士來

三

第三十四回

打碎毒杯救大俠
計擒惡霸獲名駒

三三

第三十五回

苦鬥番僧破金鉢
忍看同道困蠻牛

六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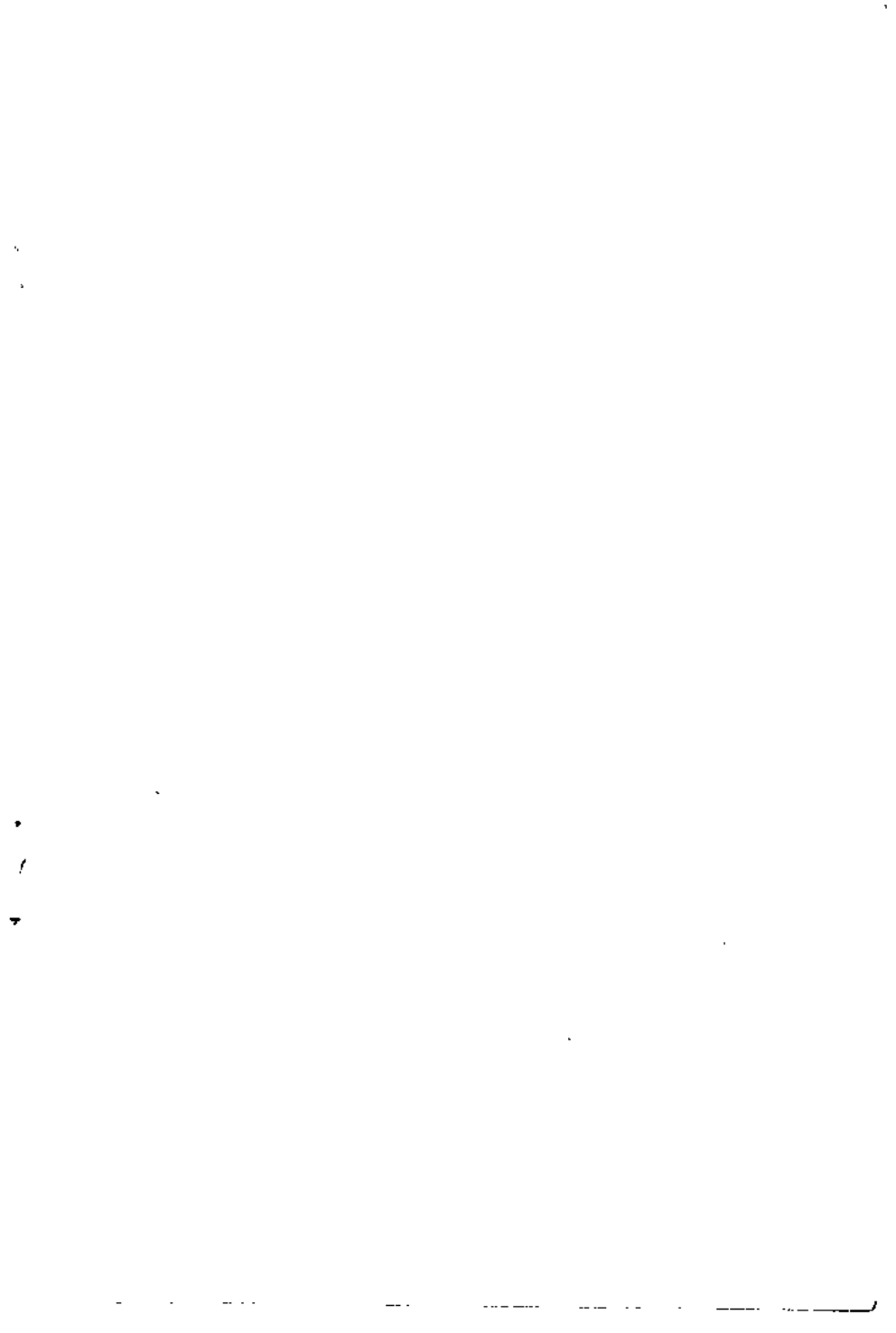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

平楚日和憎健翮
天山月冷惜幽蘭

九三



「你不必管我是甚麼人，我只想見識你的劍法，進招吧！」白衣漢子說道。



第三十三回

冰湖幸免沉冤掩
雪嶺奇逢異士來

冷冰兒冷冷說道：「你以爲我不敢殺你這寶貝徒兒！」

歐陽冲笑道：「我知道你恨他入骨，但我也知道你是不會殺他的了。因爲你殺了他，這宗交易就做不成了。」

冷冰兒心中暗喜，說道：「你是願意和我做這樁公平買賣了？」歐陽冲道：「當然，你捨不得那姓孟的小子喪命，我又怎捨得我這徒兒給你殺掉，嘿，嘿，冷姑娘，你的手段真狠，算我服了你了。咱們就走吧！」

原來歐陽冲果然是給冷冰兒料中，他並非捨不得徒弟，而是這個徒弟他還有可資利用之處，他要段劍青幫他找到羅海家藏那本古波斯武功秘笈，那就非得段劍青活着才能娶羅曼娜爲妻了。

冷冰兒押着段劍青跟在歐陽冲後面，一步步走下山去。段劍青氣力尚未恢復如初，走得很慢。

歐陽冲嘴裏說是服了冷冰兒，心中却在暗笑，笑她是個聰明的笨蛋。冷冰兒已經答應過了明天就把段劍青交還他的，「過了明天，我且看你怎樣逃出我的掌心？至於姓孟這個小子，我慢慢回來收拾他也還不遲。料他沒有我的解藥，縱然再過十天半月，他也不能生下此山。」

x

x

x

歐陽冲想到的，孟華也早已想到了。是以他在冷冰兒走了之後，不由得又喜又驚。喜者是暫時可以解除威脅，驚者是冷冰兒與虎作伴，明天之後，會有什麼遭遇？

他服下了碧靈丹和小還丹，此時已是約莫半個時辰，藥力直透四肢，渾身只覺暖烘烘的好不舒服。既是無法可想，他只好暫且把憂慮拋之腦後，又再盤膝靜坐，按照玄功訣所載的法門，引導真氣凝聚丹田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覺神氣清爽，精力瀰漫，孟華一躍而起，隨手一掌，把一塊凸起的石筍劈掉一半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，「哈哈，我現在可不必害怕那個紅髮妖人啦。」他試出了他的功力縱然不能說是完全恢復，至少也恢復了七八成了。冷冰兒估計他要一天方能恢復，那是由於她只估計藥力的功效，却没有估計到張丹楓的上乘內功心法和靈丹配合所起的神奇效力。

孟華抬頭一看，紅日正在當空，不過是將近中午的時分。亦即是說，冷冰兒走了尚未夠兩個時辰。孟華立即展開輕功，飛快的趕下山去。

冷冰兒一手抓着段劍青，一手提着寶劍，正在一步一步的下山，由於段劍青走得很慢，此時他們不過才到山腰。

段劍青服了解藥已經兩個時辰，氣力漸漸恢復，其實走快一些也沒困難，不過他不讓冷冰兒看出來，同時也在養精蓄銳，盤算如何掙脫冷冰兒的掌握。

「冷姑娘，不要把我當作囚犯一樣好嗎，這多難看，放鬆一點，反正我也跑不掉的，讓我透一口氣也好呀。」段劍青哀求道。

「你這人真是死要面子，這裏也沒牧人，怕誰看見？哼，你不是囚犯，你以為你還是『小王爺』嗎？是不是要請一乘八人的大轎，把你抬下山去？」冷冰兒冷笑道。

段劍青氣喘吁吁，說道：「唉，我不是要面子，你不放鬆一點，我真個是走不動了。」

歐陽冲走在他們前面約莫十步之遙，冷冰兒見他可憐，心想就是不抓着他，諒他也不能跑出自己的掌心，於是提起寶劍，劍尖抵着他的背心，說道：「好，我讓你自個兒走，你可別打逃跑的主意，倘敢亂動，可休怪我劍下無情。」

段劍青苦笑道：「冷姑娘，你也太過慮了，我要跑也跑不動呀，」故意裝作疲倦不堪的樣子，走兩步，停一停。

冷冰兒喝聲：「走不動，也得走！」左手拿着的劍鞘就當作鞭子鞭打。

段劍青驟叫聲：「你爲何這樣兇呀，我都服了你了！」

冷冰兒斥聲：「對你這樣的人，不兇不行！哼，要不是看在孟大哥份上，我還要一劍把你殺掉呢！」

正糾纏間，歐陽冲忽地「噢」了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喝道：「來者何人？好呀，原來是你這小子！」

此時冷冰兒也聽見來人的腳步聲了。不自覺的回頭一看，只見在山坳的轉角處出現一個人，可不正是孟華是誰？

冷冰兒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她不知道孟華已經恢復功力，連忙叫道：「孟大哥，你趕不做什麼？快快回去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歐陽冲已是趁她驟吃一驚，分心之際，突然一個虎跳，反身一掌，打在段劍青身上！

他用的是隔物傳功的本領，由於他和冷冰兒之間，隔着一個段劍青，他不能直接攻

擊冷冰兒，也不敢直接攻擊冷冰兒。但這一掌雖然是打在段劍青身上，他所使的氣力却是傳到冷冰兒身上！冷冰兒登時虎口一震。

段劍青趁勢一矮身軀，滾在地上，反抓冷冰兒腳踝。歐陽冲越過障礙，也在一掌間冷冰兒劈來了。

好個冷冰兒，在這危機瞬息之間，騰的飛起一腳，把段劍青踢了一個斛斗，寶劍揚空一劃，一招「玄鳥劃砂」，反截歐陽冲手腕。

歐陽冲本來以為使出隔物傳功的本領，就能把她的寶劍震飛出手中的，那知她的寶劍非但沒有跌落，居然能夠立即反攻，不禁也是大出意外，吃了一驚。不過，他的功力畢竟還是比冷冰兒高出太多，這一掌劈出，勢風呼呼，冷冰兒登時只感呼吸不舒，劍尖也給他的掌風盪歪了。

冷冰兒一咬牙齦，唰唰唰連環三劍，那劍法奇幻，更出歐陽冲意料之外。他是早就從段劍青口中，知道冷冰兒是青城派的弟子。青城派的劍法他見過，但冷冰兒此際使的却不是青城劍法。三招一過，歐陽冲驀地想起，她這劍法好像是可以剋制他「雷神掌」功夫的某一家劍法。

孟華飛快趕來，喝道：「歐陽冲，你不是要找我嗎？不用你找，我自己來了！把冷

冰兒放開，有本領你來拿我！」

段劍青給冷冰兒踢了一腳，雖然疼痛，卻沒受傷，他站了起來，恨得牙癢癢的，就想拔劍去殺冷冰兒，但一見冷冰兒劍法如此精妙，居然能夠和他的師父動手，眼看孟華又將來到，他那還敢向前。「奇怪，不過一年，她那裏學來的如此精妙劍法？」

段劍青不識冷冰兒的劍法，孟華却是看出來了。他曾見過天山派的名宿丁兆鳴和他的父親比武，他父親的快刀天下無雙，也不過僅僅能勝丁兆鳴一招。冷冰兒如今所使的劍法，正是他曾經見過天山的劍法。

天山劍法雖然正是「雷神掌」的剋星，但冷冰兒才不過學了一年，功力又遠遠不如歐陽冲的，要不是歐陽冲想把他抓作人質，她早已不能抵擋十招了。

歐陽冲一看孟華即將來到，只好放棄了抓冷冰兒作人質的念頭，目露兇光，殺機陡起，喝道：「小丫頭，這次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！」掌力倏的加猛，冷冰兒也正在使出殺手絕招，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歐陽冲的衣袖給削去了一幅，冷冰兒却是踉踉蹌蹌的倒退幾步，「哇」的吐出鮮血！

就在此際，只見青光疾閃，孟華正好趕到，立即痛下殺手，叫歐陽冲無法過去傷害冷冰兒。

冷冰兒晃了兩晃，穩住身形，回過頭來，利剪般的目光，搜索段劍青。段劍青見孟華趕來，早已嚇得慌了。冷冰兒雖然口吐鮮血，但她最後一招，還能削掉歐陽冲的衣袖，段劍青如何敢和她對敵？一見冷冰兒轉過身來，生怕落在她的手裏，性命不保，硬着頭皮，和衣一滾，骨碌碌的就從滿是積雪的斜坡上滾下去。

其實冷冰兒此際剛受掌力所震，雖不至於受了內傷，亦已精疲力竭，要是段劍青敢於和她一拚的話，鹿死誰手，殊難逆料。冷冰兒的兇險可能更大。

冷冰兒見他滾下山坡，自己却不能跑去追他，暗暗叫聲「可惜！」但也鬆了口氣。

當下連忙服了一顆小還丹，背靠大樹，凝神觀看孟華與歐陽冲之戰。

孟華憋着滿肚皮悶氣，此時方始發洩出來。他把家傳的快刀化爲劍法，當真是迅如閃電，猛若驚雷。片刻之間，接連攻了六六三十六劍，每一劍都是指向對方的要害！

歐陽冲本來以爲他受了重傷，即使有別的什麼靈丹妙藥，最少也得十天半月，方能恢復如初的，那知他一上來便即猛攻，和數日之前，簡直判若兩人，似乎是完全沒有受過傷的樣子，歐陽冲不由得越戰越是吃驚了。

不過歐陽冲畢竟也還算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，雖驚不亂，他腳踏五行八卦方位，退一步，發一掌，守得甚穩，打算消耗孟華的真力。

掌風呼呼，熱浪四溢，孟華此際已經恢復了七八成功力，可以禁受得起。不過雖然禁受得起，也是感到唇焦舌燥，有如置身烘爐之中。

冷冰兒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和這妖人，用不着講什麼江湖規矩！」江湖規矩講的是單打獨鬥。冷冰兒這話的意思，自是要和孟華聯手對敵了。

歐陽冲不知道冷冰兒乃是嚇他，不禁更是吃驚……「這丫頭受傷不重，她的天山劍法又正是我的剋星，我應付這小子已是爲難，要是這丫頭也來幫他，只怕我要跑也跑不了！」登時打了個「三十六着走爲上着」的主意，以進爲退，急攻數招，準備伺機逃走。

孟華是個老實人，却以爲她當真是不顧危險，要來幫忙自己。

「冷姑娘，你甩不着上來，這妖人我還對付得了！」孟華說道。說話之際，劍光已是倏的反圈回來，劍勢如環，把歐陽冲的身形籠罩在劍圈之內。他爲了阻止冷冰兒冒險，是以力求速戰速決，這一劍使得狠辣之極。可惜急躁了些，綿密不足，却給了歐陽冲一個逃脫的機會。

掌風劍影之中，歐陽冲一聲怪叫，倒躍出數丈開外。劍光過處，削去了他的滿頭紅髮，恍如亂草蓬飛。但他已是跳出了劍光籠罩的圈子，一溜煙的跑下山了。

孟華不知冷冰兒傷勢如何，不敢去追，納劍入鞘，說道：「冷姑娘，『你沒事吧？』」
冷冰兒道：「好在沒給他的雷神掌打在身上，只是受了掌力的震盪，並無大碍。我已服了一顆小靈丹，現在也可以和你一同下山了。孟大哥，你怎的好得這樣快？莫要因為救我的關係，累壞了你的身子才好。」

孟華笑道：「我也料不到好得這麼快的，這是你的靈丹妙藥之功。也幸虧那妖人給你嚇得趕快逃跑，要是他能夠再鬥半個時辰，我倒恐怕是支持不住了。」

兩人一同下山，走到山下，仍沒發現段劍青的蹤跡，料想是傷得不重，給他的妖師救了去了。

此時兩人方有餘暇，各自講述本身的遭遇。

冷冰兒聽罷孟華到此地的經過，笑道：「那晚刁羊大會之中，我已經有點懷疑是你在場了，孟大哥，你這次幫忙桑達兒做得真好。喂，那羅曼娜也算得是個絕色美人，怪不得段劍青見異思遷。我只恨他不該向我下毒手，要是他早和我說個明白，我決不會阻碍他去追求羅曼娜的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冷姑娘，你笑我太過忠厚，其實你的心地也是太過純良。段劍青並非僅僅是爲了羅曼娜的美色方才見異思遷的，他懷抱的野心可大着呢。」當下把段劍青要

娶羅曼娜爲妻的三個目的，一一說給冷冰兒知道。

冷冰兒恨恨說道：「這小賊比想像的還要壞得多，早知如此，我真不該將他放過！」跟着冷冰兒也把她的遭遇說給孟華知道：「離開石林之後，他不願意和我到小金川去，我已經知道結局必將是分道揚鑣的了。但當時小金川正受清軍圍困，他不願意冒險，我也不便勉強他。他肯聽我勸告，不回大理老家，給清廷利用，我已甚是爲滿意的了。我還希望我在他的身邊，能夠對他有點好處。於是跟他來到此處。那知，唉——」

冷冰兒嘆了口氣，繼續說道：「不料到了此地，不久他就和那紅髮妖人相識，竟然拜那紅髮妖爲師了。起初我並不知歐陽冲是好是壞，但看他妖裏妖氣，料想也不會好到那裏去。我也曾勸過劍青，你要學本領，你的叔父就是現成的名師，何苦作這妖人弟子？他說叔父不知下落，而且叔父對他也似乎頗有成見，以前在叔父回家的時候，也不肯用心教他的。他又說本領學成之後，如何用它是自己的事。師父是好人還是壞人管他作甚。我聽他說得也似乎是有點道理，就任由他了。唉，現在我才知道，原來他拜那妖人爲師，還不僅僅是爲了學好本領，而是懷有那麼大的野心。」

「不過，在他拜那妖人爲師之後，對我的態度却是比以前好了。我做夢也料想不到，他是爲了要算計我才故意對我好的。正是因此，我才會着了他的道兒。他用麻藥將

我迷醉，竟然將我拋下冰湖！」

孟華問道：「後來是誰救你的？」

冷冰兒道：「也是我命不該絕，那時是冬天，本來很少下雨的，恰巧那天下了大雨。冰湖水漲，把我衝上湖中的一塊大礁石。我喝了許多冰水，反而醒過來了。原來他給我服的疏藥是熱性的，給冰水洗過了胃，藥力反而減輕了。」

「有個年老的牧民，夫婦二人，無兒無女，冬天就在冰湖上鑿冰捕魚爲生，他發現了我，把我救回家中。」

「性命是微倖保存了，但還是大病了一場。老天爺倒是對我甚爲保佑，我一次又一次碰上了救星。你知道天山劍客唐慕源這個人嗎？」

孟華說道：「我只知道天山劍客唐慕源這個人嗎？」

冷冰兒道：「唐慕源就是唐經天的兒子。他們夫婦二人來到這個地方，無巧不巧的來到那個牧民家裏投宿，發現了我，說起來他們和我的叔叔也是彼此知名的朋友。唐大俠把碧靈丹與小還丹給我解毒、培原，唐夫人且還爲我特別留下來，傳授我天山劍法。他們不過是兩個月前才離開此地的。」

「這一年來我一直在暗中注意劍青，我也看出他是越來越壞了，但還沒有想到他是